

椰城晓春

王曦晨◎著

人生苦短，而每个人领略生活中人情、人性、人俗的感受与况味却是迥异和多姿多彩的，仿佛从一面墙的一只小孔去窥探奇妙的世界。



哈尔滨出版社
HARBIN PUBLISHING HOUSE

椰城晓春

王曦晨◎著

 哈尔滨出版社
HARBI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郴城春晓 / 王曦晟著. —哈尔滨: 哈尔滨出版社,
2017.8
ISBN 978-7-5484-3587-7

I. ①郴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70270号

书 名: 郴城春晓

作 者: 王曦晟 著
责任编辑: 姚春青 滕 达
责任审校: 李 战
装帧设计: 树上微出版

出版发行: 哈尔滨出版社(Harbin Publishing House)
社 址: 哈尔滨市松北区世坤路738号9号楼 邮编: 150028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: 湖北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网 址: www.hrbcbbs.com www.mifengniao.com
E-mail: hrbcbbs@yeah.net
编辑版权热线: (0451) 87900271 87900272
销售热线: (0451) 87900202 87900203
邮购热线: 4006900345 (0451) 87900345 87900256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 印张: 8.75 字数: 200千字
版 次: 2017年8月第1版
印 次: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484-3587-7
定 价: 28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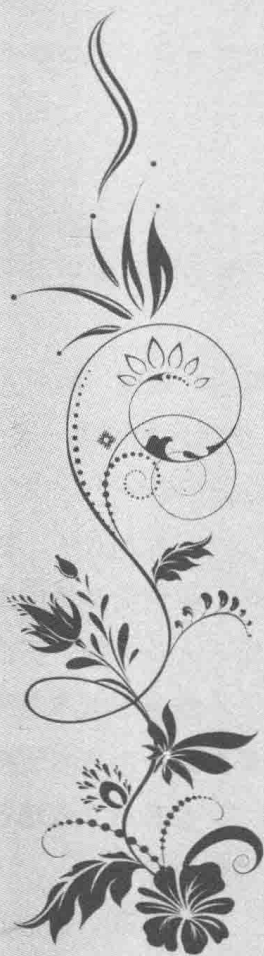
凡购本社图书发现印装错误, 请与本社印制部联系调换。

服务热线: (0451) 87900278

竹	丰	驾	哪	天	劫	老
山	生	校	来	边	75	板
161	145	133	的	有		，
			风	多		你
			103	远		早
				85		！
						1

青	柳	猫	小	一	夏	小
涩	絮	咪	诊	段	日	胖
		进	所	情	火	
263	249	城			光	167
			213	197		
		223			181	

老板，



你早！



一九九八年，初秋的一天。

郴城火车站广场前坪，几十家用人单位广拉横幅，彩旗猎猎，人头攒动，正在举行大型人才招聘会。

28岁的吴辛正在为找工作发愁，看到如此场景，忙拨开人群来到一家名叫顶呱呱肥料公司的招聘摊前应聘。

他有点紧张地问：“老板，像我这么大岁数的人，你们公司要不要？”

一名戴眼镜的女孩瞧了他一眼说：“我不是老板，我是公司人事部经理，我叫秦仪，这样，你先填张表格，填完后我再答复你。”

吴辛接过笔，唰唰唰，在表格上划了一阵子，填完，交给秦仪。

老板，你早！

秦仪认真审核了一遍说：“你的情况除年龄稍大了一两岁外，其他条件基本符合，我们公司正需要你这样的壮劳力，你可以到车间上班，你明天就来公司报到吧！”

都快半年没工作的吴辛，一拍自己的后脑勺，心说：“嘿，这就算又有班上了！”似乎这等好事来得太突然，令他自己有点喜出望外，不大敢相信。忙对秦仪说：“好好好，我明天就去报到。”

第二天清晨七点，吴辛来到位于城南工业园区的顶呱呱公司前门，一名身材魁梧高大、满脸横肉的年轻保安拦住他说：“你干什么的？不许进入公司。”

保安叫田军，他穿着保安制服，头戴大盖帽，腰束一根黑色警用皮带，左手大拇指扣进皮带里，右手握一根粗黑的警棍，身旁居然还趴着一条凶神恶煞的大狼狗，那狗发出一阵阵欧欧昂昂的怪叫声，目含凶光地死盯着吴辛。

吴辛忙解释说：“我是你们公司刚招的工人，我也马上要到这来上班了。小兄弟，你就让我进去吧。”

田军说：“不行，所有人员一律要等到八点钟才能进入公司。你可以先在登记本上记录一下，再到门外候着。不登记，八点以后也不准进。”

吴辛心想：“这公司整得像个保密局似的，不就一私企吗，也太把自己当盘菜，太高调了吧。嗨，不进就不进吧。”

透过公司前坪的不锈钢伸缩大门，吴辛也能将公司窥探个大概：“公司占地大致40亩左右，可见部分除了一栋五层楼的办公大楼，没有几栋像样的建筑，后面就是两大排车间，公司内居然大部分是菜土和树木及绿化带，公司的围墙也是一项





半拉子工程，很多地方居然没完工和扫尾。

但在公司的主道边立有众多做工考究的宣传牌，上面写着一些高大上的内容：“公司为世界粮食增收做贡献。”“公司科技为人类粮食丰收保驾护航。”等等，不一而足，看上去让人提气、激动、备受鼓舞。

八点钟终于到了，吴辛顺利地随同近百名新老员工进入了公司。

二

初到公司，几十百把号人，大家全站在公司办公大楼的前坪，彼此听声音听话题，找相熟投机的人聊天儿，吴辛居然找到了一名街坊赵民。赵民读了所技校，大为感叹目前像样的公司太少，就业困难，好多国企现有的人员都在裁，好的单位又进不去，又说郴城实在太小，问吴辛怎么也到这公司来了。吴辛说：“我一个初中学历的人，能混碗饭吃就可以了，这公司说我有劳力，就录用我了。”

听得赵民表情尴尬，他想：“倘若如吴辛所说公司将靠卖劳力来提升效益，这公司前景堪忧，怎么吴辛这种纯体力劳动者也跟我混一起了？他似乎有点失落。”

大家正在叽叽喳喳议论交谈，从公司大门开进来两辆小车，一辆皇冠，一辆普桑。车停之后，下来七八个人，公司董事长

老板，你早！

兼总经理艾千下车来到人群中。他五短身材，个子不高，50岁左右，他叼根烟，手舞足蹈地当众宣布：“全体人员到五楼大会议室开会，我要讲话。

秦仪和几名行政人员都忙召集大家前往五楼大会议室。

去往会议室的途中，一名常德籍同事菜菜颇有个性，呜里哇拉直念个不停。他30岁左右，红光满面，好像快被钱逼疯了似的，他说：“这年头，只要有钱，叫老子干啥都行。”

有人就说：“叫你去杀人，你也干？”

菜菜说：“拿一百万来，老子马上杀个人给你瞧瞧，没人杀，我杀死我自己。”

有人就说：“是杀别人不是杀你，你值几个钱。”

菜菜说：“老子反正为一百万能把命豁出去，钱归了老婆孩子，死也值了。话不扯远了，来这打工，不晓得老板会给我们开多少工资。”

旁人说：“马上开会了，你可以再大声问问老板嘛！”

菜菜说是要问清楚，划不来趁早走人，这地方好荒。

近百人落座会议室后，艾总和薛厂长、蒋副厂长、财务总监廖总及车间主任姜大鹏陆续进入会议室主席台。

薛厂长做了一下行政人员及自己的简短介绍，讲了一番公司性质、现状概述和远景描绘后，大家以热烈掌声欢迎艾总讲话。

艾总站起身，手上夹根烟，说：“我首先感谢大家成为公司的一员。我今年春节期间到广州去搞调研，在广州火车站看到了人山人海的打工人群，希望大家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就业机会。广州那边流行一句摧毁人性的话，叫什么三只脚的蛤蟆难找，两条腿的打工仔到处都是。是这么说的吧？希望你们随时





都要记住，你们端的饭碗是我给的！”

也不知是他当时表述这句话时的语气不对还是气场不符，当时台下就呜里哇拉大声嘈杂起来，有人喊：“切！没有打工的出力，老板也要死翘翘。”有人交头接耳说：“听他说话就觉得素质不咋样。”菜菜问：“招聘时说每月开 500 块钱工资，每天干 8 小时，又扣伙食费，公司又有点偏，坐公交还得自己掏钱，这点工资是不是少了点？”

艾总说：“安静，安静！大家不要只盯眼前，公司拥有先进专利技术，前景广阔，希望大家对公司要有信心。目前是起步阶段，明年工资将翻番，后年力争上市，还将开辟国外市场，届时到国外建厂，在座各位均可独当一面，我将授权给每位一个项目经理职位。从明天起，公司实行军事化管理，早晨要做早操和晨跑，至少要进行 3 公里拉练。”

台下又是一片嘈杂声，有人说：“公司是以生产和产品为主，又不是学校和军队，都老胳膊老腿了，谁还跑得动。”纷纷抱怨吃不消，没搞头，要取消。

艾总大吼：“谁不服从公司的规章制度，轻则罚款，重则开除。厂长及留厂行政人员一视同仁。”

本想再嚷嚷几句的菜菜也闭嘴了，心说：“只要当官的能撑下来跑步做操，老子也能。”

三

第二天清晨，保安队长欧小宇居然在公司的播音室播出了一首嘹亮的起床军号曲。那荡气回肠、悠远嘹亮的军号声，吴辛听得有点儿时空错位，仿佛是在军营，全公司男女立即奔到办公大楼一楼集合。

手握尚方宝剑的欧小宇 26 岁，精神饱满，声音洪亮，相貌英俊，气宇轩昂，属于美男。他刚从部队退伍，只听他吹了几声口哨后说：“全体都有，立正，向前看，稍息！今天遵照公司规定及艾总指示，我们做完早操后，将进行 3 公里晨跑，目标工业园区小镇管委会前坪，到点折回。第一队，吴辛带队，第二队，菜菜带队，吴辛、菜菜出列，听懂没有？”

吴辛和菜菜大声回答：“到，是。”

早操很快做完，近百号人开始双拳半握，齐腰而提，迈开步子，队列整齐地跑出公司大门，朝目的地管委会大楼跑去。在队伍进入小镇时，欧小宇带头喊起了口号：“一二一，一二一。”那阵势就像有支部队来到了小镇。天还未大亮，惊得小镇上的居民都从阳台上来瞧究竟，居民们有的说：“这项呱呱公司又在发宝气了，大清早来跑步，吵死个人。这点人有什么显摆的，人家飘飘公司一千多人都不拉出来跑，真是没见过这号惯爱出风头的公司。”这样的晨跑跑了一个星



期后，有天清晨，有户居民嫌脚步声太响、口号声太吵，直接穿着睡衣站阳台上大骂：“吵你屋里死人倒灶，老子正搂老婆睡觉，吵得老子兴致全无。发宝气呀！”

欧小宇仗着人多势众，冲那居民一指说：“你再多嘴，扒光你裤子拉下来游街示众。”吓得那居民赶紧缩了回屋，不再作声。后来晨跑的次数也少了，周六周日取消，只在天气好的情况下，跑一三五三天。

在接下来的三个月时间里，近 60 名的车间男女员工，没干过一件与公司产品生产相关的事，干的事是如下几项：挖沟、栽树、修路、砌围墙和年轻男女谈恋爱、美食讨论大比拼、打牌赌钱、在公司录像室看录像、奔工业园小镇闲逛和玩乐。全与公司产品和生产无关，谁也没有去想公司的走向和自己接下来的境况。

四

公司二楼有间小会议室，十多名管理人员正在开会。

艾总发言，他说：“人员招聘接近尾声，各部门各岗位人员基本配齐，设备已在路上，现在是关键期，大家要充分打起精神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当中来。薛厂长要做到人员情绪稳定，不可因暂时不能就岗生产而产生懈怠情绪，一旦投产，人员还有可能紧缺。现有人员边做杂事，边进行一定的岗前技

老板，你早！

能培训。刘经理要拟出和完善产品销售的一系列方案，未雨绸缪，早做准备。销售这块我来主抓，并将召开全体销售员会议，我还将去广东找猎头公司挖人，来领衔和充实公司的销售队伍。采购及财务由林絮（艾总老婆）和廖总主抓。”

会议正在进行，保安田军火急火燎地冲进会议室，报告也没喊地大叫：“艾总，不得了了，地瓜村来了十多个人手持杀猪刀在大门口闹事，扬言要砍、砍、砍……”

艾千大发雷霆，桌子一拍说：“公司养你们这十个保安干什么的？难道全是吃干饭的吗？砍什么砍？啊？给我把那些农民打回去！”

田军委屈地将袖子挽起，给艾总看自己右手臂上一道长长的血口子，说：“我们十个保安全挡在门口了，那些农民有举长木棒的，有拿杀猪刀的，有的还拿着锄头、砌刀，叫你马上付清砌围墙的工钱，否则就、就、就、就砍死你……”

艾千火冒三丈，大骂：“放他妈的狗屁！这帮地瓜村死不开眼的农民，老子才欠他们几个钱，胆敢口出狂言。你们给我捉住一个打死一个，不见血不放手，有事我来兜着。”

说完连忙掏出手机拨 110 报警，并对薛厂长说：“全公司员工紧急集合，公司大门口去打架。”

薛厂长不同意，他对艾总说：“不就几个农民，我去处理。千万不能让公司所有员工去打架，这会捅更大的娄子。”

艾总也只好收回成命，他正同薛厂长从二楼走下楼梯，欧小宇又到了，说：“有一个叫大毛的农民翻墙进公司来了，拦也拦不住，手握杀猪刀说他不要钱了，只要你的手和脚。艾总，你躲一躲吧。警察未到前你不要露面，他们只找你算账。”





艾总惊出一身冷汗，他站在楼梯台阶上已隐约听见大毛的叫嚣声，薛厂长也劝他说：“你快躲进那间假董事长办公室吧，剩下的事我来处理。”

艾总在二楼的办公室有两间，挂董事长牌的那间其实经常没人，也不在那办公，那只是个幌子一样的摆设，以躲麻烦和回避不想见的人，而楼道最里的那间挂资料室的房间，才是真正的董事长办公室，功能和设备齐全。

艾总满腹忧愤地一下钻进了资料室，将两道铁门死死地反锁上。

五

八个保安与大门外的十多个农民对峙，一个保安正与已冲入公司球坪的大毛僵持，阻拦他冲进办公大楼。欧小宇和薛厂长根本没理会大毛，他俩直接来到大门口，与大门外的农民对话。

薛厂家长着一脸络腮胡，老远就有一个叫刮子的农民认出他来，那农民大喊：“你大胡子来讲事没卵用，你去叫那挨千刀的艾老板来，他妈的讲话不算数，我们没日没夜帮他赶工期，日晒雨淋，六个月前就讲好，围墙一砌好就结账，如今都完工三个月了，一分钱都没结。要老子做事时就讲得嘴巴甜蜜蜜，找他结账就回回躲！现在孩子要开学了，还不见钱，老子要把

老板，你早！

围墙全部推倒。”

原来早先所见的一部分残缺围墙，是因民工泄愤而故意推倒造成的。

薛厂长站在他们面前说：“你们谁把票据统计一下，一共多少钱？”那个叫刮子的农民说：“还用统计吗？一共八千多块钱，早就算好了。”

薛厂长马上对刮子说：“你先把大毛叫出公司去，叫所有闹事的人全部撤回，你们再不走，公安马上就到，你们不但要吃官司，八千块钱连罚款都不够，知道吗？”

刮子一听，大喊：“哦，只准你们欠钱，就不准我们来要钱？哪有这样的王法！你们公司还是立在我们地瓜村的地盘上，连我们的钱都敢赖，老子天天来闹，叫你公司不得安生。”

薛厂长说：“你来结账是合法的，但你拿着凶器来结账就是违法，一旦我们的保安被鉴定为轻伤，你们将被判刑，你们懂不懂？”

刮子一看田军手臂上那尺把长的血伤口，就说：“你们今天结不结账？不结账老子今天就是不走，天王老子来了都是这句话。”

薛厂长说：“账可以结，但医药费你们必须付。这账你结不结？”

刮子一听有账结，便答应可以扣点医药费。

薛厂长说：“那你进来把票据拿好，跟我到财务室拿钱。”

大毛被刮子喊出了公司，围在门外的农民见刮子居然拿回了工钱，也纷纷撤走。

一大帮农民和刮子刚离开十多分钟，公安到了，薛厂长讲





了下情况，说已没事了，公安嘱咐了几句，开车走了。

事情就这么平息了。只是田军一个礼拜未上班，做了工伤处理。

六

薛厂长、蒋副厂长及车间主任姜大鹏都是艾总的故交。蒋副厂长年近60岁，是个老实人，钳工出身，干出来的活，钉是钉，卯是卯，有板有眼，是个技术大拿。姜大鹏40多岁，车钳焊电水，各工种似乎什么都懂点，但无一精通，大伙儿叫他万金油。艾总一叫唤，他立马将差事应承下来，干到中途或扫尾，无法善后或完工，他才去找蒋副厂长，有时被蒋副厂长数落，说他开始就错了，浪费原材料。

姜大鹏头发梳得溜光，极爱干净整洁，车间几个稍有姿色的女子，他无一不爱，有事没事他喜欢凑过去嘘寒问暖，他条件可以，父母均是退休干部，老婆在一家大型国企上班，自己从汽修厂内退后搞了一阵子生意，不但没挣钱，还赔了本。他说生意赔了也不用他掏钱，是他有钱的爹妈掏了十万块补窟窿。他有个儿子，读高二，吃穿住用及零花，全是他爹妈全包，他有时千恩万谢地感叹自己这辈子什么都不好，唯有一样是好的：命好！他爹妈把孙子看得金贵，对姜大鹏已不抱任何希望，家族的兴旺及光宗耀祖全寄托在他儿子身上。他在老婆面前也丈

老板，你早！

夫不起来，老婆的收入几乎是他的两倍，福利及待遇他根本没法比。

他在员工面前总以艾总嫡系自居，对员工常大声呵斥。菜菜不怵他，经常跟他较真说：“你干得好的事我也干得好，我干不好的事你也干不好，牛什么牛？”他恨菜菜恨得咬牙，追在所有官大的屁股后面打小报告，编排菜菜这也不是，那也不对，扬言一个月内就要菜菜滚蛋。

菜菜扑哧一笑说：“要我滚蛋，没那么容易，除非我自愿不想干。”

这话有内涵，原来菜菜是有背景的，他一个姑父在银行当官，是艾总想巴结都巴结不过来的主。姜大鹏只是一双眼睛盯着车间，还不明白这个道理。

车间员工因此给姜大鹏取一绰号叫姜多嘴。

七

艾总娶了个小自己二十一岁的老婆，叫林絮，是名大专生，她一年四季都是裙裾打扮，面容一团粉白，显得十分年轻漂亮。她走路姿态轻盈袅娜，女人味十足。

这天艾千驾车回到自己二百六十平方米的大房。

林絮说：“阿千，你犯不着为一点小钱去惹恼那些下苦力的人，不值哟。”

